

美坝白语的名物化标记*

李 煊

[摘要] 美坝白语中没有小句名物化，相对来说，词汇名物化手段比较丰富，主要通过 *nɔ⁴⁴*、*nj²¹*、*tshy³¹* 来表达词汇名物化。*nɔ⁴⁴* 的名物化标记功能是在属性标记和关系化标记的功能上发展而来，因此和词汇的搭配以及所表达的语义都与上述功能密切相关。*nj²¹* 的名物化功能直接从量词发展而来，同样用于修饰人的量词 *tu²¹*、*pa³⁵*、*xuɔ³³* 也有名物化标记的功能，但不如 *nj²¹* 常用。*nj²¹* 和 *nɔ⁴⁴* 都能用于名物化动作的论元，但 *nj²¹* 只用于名物化由人充当的施事论元，*nɔ⁴⁴* 可以名物化动作的不同论元。*nj²¹* 和 *nɔ⁴⁴* 都用于名物化由人充当的施事论元时，二者所指对象的有定性不同。*tshy³¹* 的词汇义是“处”，用作名物化标记时，加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后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加在形容词后表示性质或状态本身，在语义上和 *nɔ⁴⁴*、*nj²¹* 互补。美坝白语的材料体现了汉藏语系语言名物化手段的多样性及其内部系统性。

[关键词] 美坝白语 名物化 *nɔ⁴⁴* *nj²¹* *tshy³¹*

一 引 言

典型的名物化 (nominalization) 指的是把非名词成分转换为名词成分的语言现象 (Comrie & Thompson 2007)，但事实上，名物化的对象可能是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也可能是名词性的，可以在一个名词的基础上再派生出一个新的名词。名物化现象在汉藏语系语言中较为常见，而且多与关系化、领属结构有密切关联。学界已有不少关于汉藏语系语言名物化现象的调查研究，如汉语普通话 (朱德熙 1983 等)、拉祜语 (Matisoff 1972)、藏语 (周毛草 2006; Noonan 2008)、Rawang (LaPolla 2008a)、羌语 (黄成龙 2008)、彝语 (胡素华、邹雨橙 2020)、扎坝语 (黄阳 2020)、土家语 (鲁曼等 2021)、苗语 (李云兵 2007; 吴秀菊、吴垠莎 2023) 等；不少研究也专门提到名物化和关系化之间的关系，比如马提索夫 (Matisoff 1972)、DeLancey (1999, 2002)、鲁曼等 (Lu et. al 2019)、黄阳 (2020) 等。随着对单个语言点名物化研究的深入，近来涌现出不少名物化的类型学研究成果，如 Yap et.al (2011:1-57)、马嘉思 (Gerner 2012)、柴古方良 (Shibatani 2018) 等。本文在类型学视野下描写美坝白语的名物化现象。

关于名物化这一语言现象，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进行分类。马嘉思 (Gerner 201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汉字型白族古文字的书写符号系统研究(20VJXG041)”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初稿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汉藏语言文化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研讨论”(成都 2023.7.1-2) 上宣读，与会学者给与诸多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

基于 Yap et. al (2011) 收录的语言材料，从六个方面介绍了名物化的类型，包括：① 名物化标记的形式：零标记、动词性标记（自由语素、词缀、异干互补、重叠）、名词性标记（格标记、领属标记、分类词、复数标记、限定词）；② 名物化标记所作用的语言单位：动词、动词短语、限定小句、非限定小句；③ 名物化结构的句法性质：内嵌小句、非内嵌小句；④ 名物化的语义：动词的论元、性质、事件或情状；⑤ 名物化的语用义：焦点、时体态、示证、言者态度；⑥ 名物化标记的来源：实词或不同语法标记；⑦ 名物化标记的发展方向：语态和时体标记等。

从 Comrie & Thompson (2007) 和 Yap et. al (2011:1-57) 等跨语言的研究来看，适用度比较广的分类是先区分词汇名物化和小句名物化 (lexical vs. clausal)。前者指将词汇成分名物化，包括词和词组，词可以是动词、形容词或名词，词组主要是动词词组；后者则指将小句名物化。其次，小句名物化根据小句和主句的关系分为内嵌名物化和非内嵌名物化 (embedded vs. non-embedded)：前者指名物化后的小句充当主句的论元，内嵌在主句中；后者则指名物化后的小句不充当句子的论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句。

下面土家语例句中的名物化小句充当句子的主语，是内嵌名物化小句；而扎坝语的例子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属于非内嵌名物化小句。

土家语：

[si ⁵⁵ lan ⁵⁵ k ^h a ⁵⁵ phu ⁵⁵ on ³⁵] vp	po ⁵⁵ ei ⁵⁵] NP	zie ⁵³	lie ²¹	zie ⁵³
斯兰卡普	长	DUR.NMLZ	美丽	CONJ ^①

斯兰卡普长相美丽=斯兰卡普长得美丽（鲁曼等 2021）。

扎坝语：

t ³³ mtsho ⁵⁵	k ³³ z ⁵⁵	ndo ⁵⁵ -tha ⁵³	n ³³ -mb ³³ =r ³³ =nba ³³
LNK	PROX	胸口-LOC	痛-NMLZ=GEN=MOD

然后这个事实就是我胸口痛。（然后呢（我要说）这胸口那么痛吧。）（黄阳 2020）

词汇名物化又根据名物化对象的语义细分为参与者名物化和事件名物化 (participant vs. event)，分别指动作的论元和动作或状态本身，可以被名物化的论元有施事 (agent)、对象 (object)、工具 (instrument)、方式 (manner)、方所 (location) 等 (Yap et.al 2011:3)。事件名物化只涉及词类的转换，不改变词汇的语义；参与者名物化则不仅改变了词类，也改变了意义，即相当于朱德熙 (1983) 所谓的自指和转指的区分。

二 白语的名物化研究

已有文献中没有专门的白语名物化研究，白语方言概况或参考语法文献中，只有赵燕珍 (2012:48) 提到了名词化标记，大致等于本文所说的名物化标记。赵庄白语中有两大类名物化标记：① 量词或类称后缀 a⁴⁴充当名物化标记，eua⁴⁴pε⁴²a⁴⁴“说白族话的人”、kur²¹phiɔ³³n²¹“卖布的人”、eue³³mie³²tur²¹“算命的人”；② 名物化标记 nɔ⁴⁴，比如：tɔhi⁵⁵nɔ⁴⁴“亲戚”（直译是“亲的”）（赵燕珍 2012:48）。第一类名词化标记主要是从量词演变而来，与量词的指称

^① 缩略语标注符号：1, 2, 3：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ACC：宾格标记；CLF：量词；DIR：趋向词；EXCL：排除式；EXP：经历体；GEN：属格标记；LOC：处所标记；NEG：否定标记；NMLZ：名物化标记；PL：复数；PRT：语气词；Q：疑问词；REL：关系化标记；RES：结果体；SG：单数。

功能相关，美坝白语也有该类名物化标记，下文第4节将详细介绍量词和名物化标记之间的关系。赵庄白语的名物化标记 *nɔ⁴⁴* 在白语不同方言中普遍存在，从吴福祥（2015）的研究来看，白语 *nɔ⁴⁴* 的名物化功能是在关系化小句或属性结构省略中心语之后逐渐产生的。

从已有文献来看，白语中没有小句名物化标记，独立的小句后不加名物化标记。小句如果充当动词的论元，不加任何标记。美坝白语中小句充当句子的主语无需任何标记，如例(1)所示。

(1)	<i>tso³⁵</i>	<i>tʂv⁴⁴</i>	<i>nɔv³³</i>	<i>ka⁴⁴</i>	<i>pɔ³¹</i>	<i>tʂiu³¹</i>	<i>tsj⁵⁵</i>	<i>ɛi³³</i>	带小孩把他忙得要死 ^① 。
	带	小孩	DISP	3SG	紧	PRT	死		

除赵燕珍（2012:48）提到的两类名物化标记：①以 *ni²¹* 为代表的指人量词可以充当名物化标记；②名物化标记 *nɔ⁴⁴*，美坝白语还有一个已有文献没有提到的名物化标记 *tʂv³¹*。*nɔ⁴⁴* 和 *ni²¹* 是参与者名物化标记，而 *tʂv³¹* 不仅可以名物化动作发生的时间，还可以在不改变词义的情况下把形容词转换为名词，即用作事件名物化标记。

下文将详细介绍美坝白语3类名物化标记的用法，并结合来源解释其分布规律。美坝白语是大理市喜洲镇美坝村村民所说的白语，为笔者的母语，使用人口约600人。美坝村周边都是白族村落，村与村之间的白语可以通话，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略有不同，当地人能通过口音识别说话人生活的村子。因此，本文用美坝白语（而非“大理白语”）指代所调查和研究的白语^②。

三 名物化标记 *nɔ⁴⁴*

已有语法研究都注意到白语中有一个和关系化标记、属性标记同形的名物化标记，形式为 *no³³* 或 *nw³³*（赵金灿 2010:124-128；赵燕珍 2012:151-155；吴福祥 2015）。吴福祥（2015）详细讨论了 *no³³* 的演变路径，指出其名物化（原文称之为“名词化功能”）的功能是在关系化标记和属性标记之上发展而来，具体演变路径为：人体部位名词>方所名词>方所后置词>属格标记>关系化标记/属性标记>名物化标记，其中方所后置词以左为白语内部演变，以右为受汉语接触影响的发展。美坝白语中与 *no³³* 对应的形式是 *nɔ⁴⁴*，元音开口度略大，声调稍高。*nɔ⁴⁴* 也是一个多功能词，具有吴福祥（2015）提到的所有功能，也能用作名物化标记。

(一) *nɔ⁴⁴* 的用法

美坝白语的 *nɔ⁴⁴* 用作名物化^③标记时，主要有两种用法：①用于名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某一属性的人或事物；②用于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表示动作的论元，比如：受事、施事、工具等。例(2)-(3)中的 *nɔ⁴⁴* 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该属性的事物。例

^① *tʂiu³¹* 直译为“紧”，但在句中表示“时间紧、忙碌”。

^② 王峰（2016）记录了10篇该白语点的长篇语料（语篇序号为2.12-2.21），本文研究考察了这些语料，本文的例句都来自本文作者的调查或内省语料。本文标注美坝白语的两个高降调为42和53，分别对应于王峰（2016）的32和42，标为32和42方便于白语方言比较并与已有白语文献的记录相对应，但大理白语的高降调调值颇高，为反映实际调值，方便白语声调演化研究，本文记为42和53。

^③ 从 LaPolla (2017) 研究来看，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白语所谓的关系化小句可能并非真正的关系化小句，而是名词的修饰性小句，其性质相当于复合名词。白语关系化小句的分析可以再作讨论。不过，不论是分析为关系化小句还是修饰性小句，句子的中心语名词删除后，其中的标记 *nɔ⁴⁴* 还是具有把非名词成分转换为名词，如例(3)-(7)，或者把已有名词转换为新名词，如例(2)的功能，仍可被看作名物化标记。

(4) 中的 $nɔ^{44}$ 加在及物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受事论元，这是 $nɔ^{44}$ 加在动词后最常表达名物化意义。

- (2) $ŋa^{55}$ tsu^{33} $xu^{33}tɕie^{33}$ $nɔ^{44}$. 我们是喜洲的（人）。
 1PL:EXCL 是 喜洲 NMLZ
- (3) me^{42} $tsl^{33} nio^{44}$ $me^{42}tshe^{44}$ $nɔ^{44}$, $lψ^{44} nɔ^{44} zψ^{31} mo^{33}$.
 买 纸 要 买 红 NMLZ 绿 NMLZ用 NEG
 买纸要买红的（纸），不用绿的（纸）。
- (4) $nɔ^{31}$ $iur^{44} kuɔ^{42}$ $nɔ^{44} nɔ^{31} iur^{44} mo^{33}$. 你吃过的（东西）我不吃。
 2SG 吃 EXP NMLZ 1SG 吃 NEG

此外， $nɔ^{44}$ 也可以名物化动作的施事，但多用于不及物动词或带宾语的及物动词短语，如例 (5) - (6)。

- (5) cia^{35} $nɔ^{44} pe^{44} ua^{44} pɔ^{21}$ cia^{35} $ŋɛ^{21}!$ 休息的（人）去外面休息去！
 休息 NMLZ 去 外面 休息 去
- (6) pa^{55} tsu^{33} $pe^{44} iu^{35} i^{21}$ $pɔ^{31} nɔ^{44}$. 他们是来找他/她的（人）。
 3PL 是 走 来 找 3SG NMLZ
- $nɔ^{44}$ 也可以用于动词短语，名物化动作事件的工具等其他论元。如例 (7)。
- (7) $fψ^{44}$ $tui^{33} kua^{44}$ tsu^{33} $zψ^{31} tsj^{55} ue^{53} me^{21} tue^{42} nɔ^{44}$ $piɔ^{33}$.
 笔 这 CLF 是 用 做 写 对联 NMLZ NEG
 这支笔不是用来写对联的（笔）。

此外， $nɔ^{44}$ 还可以与动词、形容词或名词搭配，用于罗列动作或事物，结构为“X $nɔ^{44}$ X，Y $nɔ^{44}$ Y”。其中 X 和 Y 可以是动词，如例 (8)；可以是形容词，如例 (9)；也可以是名词，如例 (10)。

- (8) tsu^{53} ia^{33} $pe^{44} iu^{35} ne^{44} nɔ^{44} ne^{44}, tɕhia^{31}$ $nɔ^{44} tɕhia^{31}$.
 贼 些 走 来 拿 $nɔ^{44}$ 拿 抢 $nɔ^{44}$ 抢
 贼来了又拿又抢（直译：贼来了拿的拿，抢的抢）。
- (9) $ke^{55} nɔ^{44} nψ^{35} tui^{33} mu^{21}$ $tɕhi^{55}$ $nɔ^{44} tɕhi^{55}$ $kɔ^{21} nɔ^{44} kɔ^{21}$.
 今天 鱼 这 CLF 辣 $nɔ^{44}$ 辣 麻 $nɔ^{44}$ 麻
 今天这锅鱼又麻又辣（直译：今天这锅鱼辣的辣，麻的麻）。
- (10) $tsha^{55}$ $nɔ^{44} te^{44}$ $tui^{44} ke^{21}$ $nɔ^{44} ke^{21} nψ^{35}$ $nɔ^{44} nψ^{35}$.
 午饭 NMLZ 待 RES 肉 $nɔ^{44}$ 肉 鱼 $nɔ^{44}$ 鱼
 午饭的时候招待（客人的饭菜）又有肉又有鱼。

例 (8) 中的 $nɔ^{44}$ 从语义上来看比较接近名物化标记（或者是关系化标记），因为 $ne^{44} nɔ^{44} ne^{44}$ 和 $tɕhia^{31} nɔ^{44} tɕhia^{31}$ 可以理解为“拿的人拿，抢的人抢”；但例 (9) - (10) 中的 $nɔ^{44}$ 就只起到连接形容词和名词的作用，不改变词汇本身语义，所以很难将其分析为名物化标记。很多动词、形容词和名词都能用于上述结构，其中 $nɔ^{44}$ 语义及演变路径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 $nɔ^{44}$ 名物化标记功能的来源

与吴福祥（2015）考察的其他白语相似，美坝白语的 $nɔ^{44}$ 也是一个多功能语素，词源是方所名词“上”，发展出了方所后置词、属格标记、关系化标记、属性标记、名物化标记等功能，其中与名物化标记功能关系最近的是属性标记和关系化标记的功能。

名物化标记和关系化标记同形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语言中，而且这两个功能之间的演变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有可能是名物化标记演变为关系化标记，也可能是关系化标记演变为名物化标记（Yap et. al 2011:27-33）。DeLancey（2005）认为在藏语及其周边的藏缅语族博多语群（Bodic languages）中关系化标记是从名物化标记发展而来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语言中普遍存在关系化标记和名物化标记同形现象，但关系化标记的差异比较大，名物化标记的一致性比较高，因此名物化标记的功能更早出现，不过关系化标记的功能也出现得不晚，在名物化标记功能出现之后很快就产生了。罗仁地（LaPolla 2008b）、黄成龙（2008）的研究则提到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名词可以修饰名词，所以当关系小句修饰中心语时，结构可能会被重新分析为名词修饰名词，关系小句的中心词就会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也就是说关系化小句的产生要早于名物化结构。

就白语 *nɔ⁴⁴* 来说，它的名物化和关系化标记功能之间的演变方式可能跟 DeLancey（2005）以及罗仁地（LaPolla 2008b）、黄成龙（2008）所讨论的情况都不同。吴福祥（2015）分析 *nɔ⁴⁴* 的多功能性时，提到名物化标记是在关系化小句或属性结构省略中心语之后逐渐产生的。原文没有进行详细论证，但从美坝白语 *nɔ⁴⁴* 用作名物化标记时的分布规律来看，吴福祥（2015）的说法比较合理。

从上文的介绍来看，美坝白语的 *nɔ⁴⁴* 用作名物化标记时，用于名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具有某一属性的人或事物，其使用环境和属性标记的用法一样。用于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表示受事、施事、工具等论元，其使用环境则和关系化标记一样。差别只在于用作属性标记和关系化标记时后面有中心语，用作名物化标记时后面没有中心语；其次，两种情况下 *nɔ⁴⁴* 的名物化语义不同，而语义的差别正好分别对应于属性标记和关系化标记。

nɔ⁴⁴ 可以用作属性标记，如例（11），*nɔ⁴⁴* 前面的形容词 *tɔ³¹* “大” 修饰后面具有指称性的量词 *le²¹*（通用量词，相当于汉语普通话的“个”），如果省略量词 *le²¹*，*tɔ³¹nɔ⁴⁴* “大的（东西）” 也可以指称具有“大”这一属性的名词，其中的 *nɔ⁴⁴* 就可以被分析为名物化标记。

- (11) *tɔ³¹ nɔ⁴⁴ (le²¹) phi⁵⁵i⁴⁴ sui⁴⁴me⁴²*tɔ³¹ nɔ⁴⁴ (le²¹)*.*
- 大 属性标记 CLF 便宜 就 买 大 属性标记 CLF
大的那个（物品）便宜就买大的。

nɔ⁴⁴ 在美坝白语中用作关系化标记的功能很发达，如例（12），可以对动词的论元进行关系化。例（12）中关系小句的中心语 *thi⁵³mu³⁵* “题目” 也可以省略，如果被省略，由于整个关系小句表达的意义是名词性的，所以 *nɔ⁴⁴* 就会被重新分析为名物化标记。

- (12) *nɔ³¹ thy⁵⁵mo³³ nɔ⁴⁴ (thi⁵³mu³⁵) tsur³³ tci⁵⁵ thi⁵³?*
- 2SG 懂 NEG REL 题目 有 Q CLF
你不懂的题目有几道？

例（11）-（12）中 *nɔ⁴⁴* 后的中心语可以省略，而例（2）-（7）分析为名物化标记的 *nɔ⁴⁴* 后都可以补出相应的中心语，两类句子中 *nɔ⁴⁴* 有不同的功能主要源自表层结构的重新分析。从已有的材料来看，*nɔ⁴⁴* 用作属性标记和关系化标记时省略中心语后逐渐发展出名物化标记的功能，这个演变路径能很好地解释名物化标记 *nɔ⁴⁴* 的用法和语义。

四 ni^{21} 类名物化标记

除了 no^{44} , 美坝白语中还可以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后加 ni^{21} 表示动作的施事。 ni^{21} 用作名物化标记的功能是从其量词的功能直接发展而来, 比如 $\text{tshe}^{55}\text{f}y^{35}\text{-ko}^{33}\text{-ni}^{21}$ (裁缝-两-量词) “两位裁缝”。白语的名词必须要加量词才能入句(王锋 2002、2005; 赵燕珍 2005; 赵金灿 2009), 量词具有范畴化、提高指称显著度的功能(黄成龙 2013; 程珊珊 2023)。

量词 ni^{21} 是从名词 $\text{ni}^{21}\text{ke}^{35}$ “人家”发展而来, ni^{21} 在美坝白语中不能单独表达“人”这个意思, 但是在一些双音节词中的意思是“人”, 比如 $\text{tɔ}^{31}\text{ni}^{21}$ “大人”、 $\text{ni}^{21}\text{tsho}^{55}$ “棺材”。名词演变为量词在白语中很常见, 除了 ni^{21} , 还有 tsu^{31} “树”、 $\text{k}y^{35}$ “河”、 kɔ^{21} “海”等都既是名词, 也是量词(例如: $\text{tsu}^{31}\text{-sa}^{55}\text{-tsu}^{31}$ (树-三-量词) “三棵树”), 这类量词通常被称作反响型量词。 ni^{21} 在白语中所经历的变化为: 名词>量词>名物化标记。

量词演变为名物化标记与量词的指称功能有关^①。跨语言来看, 量词都可能扩展出转指功能, 用来指称被量词修饰的名词(郭锐、李知恩 2021), 白语中量词具有指称功能。例如:

(13)	tu^{33}	kho^{55}	tshu^{55}	$\text{tu}^{44}\text{tie}^{55},\text{mu}^{33}$	po^{31}	kho^{55} .
	这	CLF	短	PRT 点 换	3SG	CLF

这件(衣服)有点短, 换一件。(直译: 这件有点短, 换他一件。)

例(13)中的量词 kho^{55} 通常和 i^{35} “衣服”搭配, 虽然 i^{35} 没有在句子中出现, 但指量结构 $\text{tu}^{33}\text{kho}^{55}$ 以及第二个小句中的宾语 kho^{55} 实际所指都是名词 i^{35} “衣服”。白语中大多数的名量词(包括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都具有独立的指称功能, 因此当量词修饰的名词用于关系化小句时, 有可能会被省略, 留量词来充当关系化小句的中心。如例(14)-(15), 名量结构用于关系小句, 名词都可以删略。例如:

(14)	po^{31}	$\text{tsu}^{33}\text{tshe}^{33}\text{xu}^{44}$	$\text{su}^{44}\text{pe}^{44}\text{i}^{21}$	$\text{sue}^{44}\text{mie}^{42}$	$\text{no}^{44}\text{ku}^{33}\text{po}^{35}$	ni^{21} .
	3SG	大早上	就 去 找	算命	REL 老人	CLF

他大早上就去找算命的老人。

(15)	thu^{55}	$\text{x}e^{55}\text{z}l^{31}$	$\text{no}^{44}\text{sy}^{55}\text{tsy}^{44}\text{ny}^{33}$	$\text{tu}^{21}\text{me}^{35}\text{mu}^{35}\text{ta}^{35}\text{tsy}^{31}$	要饭的小孩很可怜。
	讨	饭	REL 小孩	CLF 很 可怜	

上面例句中量词前的关系化标记 no^{44} 和名词 $\text{ku}^{33}\text{po}^{35}$ “老人”、 $\text{sy}^{55}\text{tsy}^{44}\text{ny}^{33}$ “小孩”都可以省略, 一旦省略, 量词就会被重新分析为名物化标记, 这种现象也见于 Rawang (LaPolla 2008b)、汉语潮州方言(Xu & Matthews 2011)等语言或方言。不过, 除了指人的量词, 美坝白语中其他量词用于关系化小句时不允许可省略关系化标记和中心语, 象 $\text{tshua}^{33}\text{-xe}^{55}\text{pha}^{44}\text{-no}^{44}\text{-i}^{35}\text{ta}^{35}\text{-tsy}^{33}$ (切-菜-REL-刀子-量词) “切菜的刀子”不能省略为 * $\text{tshua}^{33}\text{-xe}^{55}\text{pha}^{44}\text{-tsy}^{33}$ 。也就是说, 只有修饰人的量词能产生名物化标记的功能。

ni^{21} 是美坝白语中专门用于人的量词, 而例(15)中的量词 tu^{21} 常用于动物, 如 $\text{khua}^{33}\text{tu}^{21}$ (狗-量词) “狗”、 $\text{te}^{42}\text{-tu}^{21}$ (猪-量词) “猪”。有时候, tu^{21} 也可以和指人名词搭配, 但象 $\text{ka}^{44}\text{se}^{44}\text{-tu}^{21}$ (乞丐-量词) “乞丐”、 $\text{tsu}^{53}\text{-tu}^{21}$ (贼-量词) “贼”会带有“不尊敬”的语义。除非刻意贬损, 指人名词后的量词通常用 ni^{21} , 很少用 tu^{21} 。相应地, 从王锋(2016)收录

^① 量词的指称功能源于量词在白语中有提高名词的指称显著度的作用(程珊珊 2023)。

的长篇语料来看, *tu²¹* 作为名物化标记出现的频率就不如 *ni²¹* 高。

此外, 美坝白语中还有指人的集体量词 *xuo³³*、*pa³⁵*, 意思大致对应于汉语的“群”。和赵庄白语的 *a⁴⁴* 相似, 也都能加在动词和动词短语后, 表示具有该动作行为的一群人, 如 *sua⁴⁴-pe⁵³-xuo³³* (说-白语-量词) “说白语的人”、*ts⁵⁵-ts⁴²sui³³-pa³⁵* (做-活-量词) “干活的人”。其中, *xuo³³*比 *pa³⁵*更常用。*ni²¹* 和动词搭配时, 从表层形式来看, 类似英语动词后加 -er/or 或汉语的“者”, 表示动作的发出者。如下①-②, 很像派生词。

- | | | |
|---------------------------------------------------------------------------------------------------|-------------------------------------------------------------------------|----------------------------------------------------------------------------|
| ① <i>ts⁵⁵</i> 做 | <i>+ ni²¹</i> | <i>ts⁵⁵ni²¹</i> 做的人 |
| ② <i>iw⁴⁴</i> 吃 | <i>+ ni²¹</i> | <i>iw⁴⁴ni²¹</i> 吃的人 |
| ③ <i>kur²¹ xe⁵⁵pha⁴⁴</i> 卖菜 | <i>+ ni²¹</i> | <i>kur²¹xe⁵⁵pha⁴⁴ni²¹</i> 卖菜的人 |
| ④ <i>ts⁵⁵ tsua³⁵tcia³⁵</i> 种庄稼(直译“做庄稼”) <i>+ ni²¹</i> | <i>ts⁵⁵tsua³⁵tcia³⁵ni²¹</i> | 农民 |

在美坝白语中, *ni²¹* 和动词之间可以插入宾语, 如上例③-④, 而且动宾短语中间还可以扩展, 如 *kur²¹ke²¹ni²¹* “卖肉的人” → *kur²¹ ηur²¹ke²¹ni⁵⁵io²¹ke²¹ni²¹* “卖牛肉和羊肉的人”, 动词和 *ni²¹* 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 是词组而不是词。比起 *ni²¹*, *tu²¹*、*pa³⁵*、*xuo³³* 和光杆动词搭配的可能性更低, 如: **iw⁴⁴-tu²¹* (吃-量词)、**iw⁴⁴-pa³⁵* (吃-量词) 非常不自然, *iw⁴⁴-xuo³³* (吃-量词) 好一点, 通常只有复杂谓语后才能直接加上上述量词。因此, 这些量词也都是名物化标记, 而非构词语素。其中, *ni²¹* 最为常见, *tu²¹*因为带有不尊敬的语义和动词的搭配比较受限, *xuo³³* 和 *pa³⁵* 名物化的是动作的多量主体, 是一些人或一群人。

名物化标记 *ni²¹* 表示动作施事的用法看似和 *no⁴⁴* 有重叠之处, 但二者在使用上各有分工。如果是光杆及物动词被名物化, “V+ni²¹”只能表示动作的施事, 如 *iw⁴⁴ni²¹* 只能表示“吃的人”, 而“V+no⁴⁴”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 则倾向于被解读为动作的受事, 如 *iw⁴⁴no⁴⁴* 通常被理解为“吃的东西”, 只有结合上下文语境, *iw⁴⁴no⁴⁴* 才能表示“吃的人”。如例 (16)。

- (16) *iw⁴⁴ no⁴⁴ pe⁴⁴ iw⁴⁴ iu³⁵*, *iw⁴⁴ mo³³ no⁴⁴ pe⁴⁴ta⁴² ηε²¹*.
 吃 NMLZ 来 吃 DIR 吃 NEG NMLZ 回家 DIR
 吃的(人)过来吃, 不吃的(人)回家去。

另外, 由于 *no⁴⁴* 可以名物化为动词的不同论元, 所以如果有语境, *iw⁴⁴no⁴⁴* 也可以表示工具、处所等其他论元。如果是不及物动词和动宾结构被名物化, 一般都指的是动作的施事, 既可以用 VP+*ni²¹*表达, 也可以用 VP+ *no⁴⁴*表达, 都表示动作的唯一论元, 上面例③-④中的 *ni²¹*可以换成 *no⁴⁴*, 不及物动词的例子如下⑤-⑦。

- | | | |
|-----------------------------|------------------------------------------|-------------------------------------------------------------------------------------------|
| ⑤ <i>pe⁴⁴</i> 走 | <i>+ ni²¹/no⁴⁴</i> | <i>pe⁴⁴ni²¹/no⁴⁴</i> 走的人 |
| ⑥ <i>kho⁴⁴</i> 哭 | <i>+ ni²¹/no⁴⁴</i> | <i>kho⁴⁴ni²¹/no⁴⁴</i> 哭的人 |
| ⑦ <i>ei³³</i> 死 | <i>+ ni²¹/no⁴⁴</i> | <i>ei³³ni²¹</i> 死人、 <i>ei³³no⁴⁴</i> 死的(人或动植物) |

若论元是由人充当的不及物动词, 如“走、哭”, 这些通常是人发出的动作, 那么加 *ni²¹* 或 *no⁴⁴* 表示的都是发出这个动作的人, 但如果是人或动物都能发出的动作, 则 VP+*no⁴⁴* 的语义要比 VP+*ni²¹*广泛, 可以指发出这个动作的所有主体, 并非只是人。此外, VP+*ni²¹* 和 VP+*no⁴⁴* 所指的对象在有定性上表现也不同, 前者通常表示定指且指单数, 是一个说话和听话双方都能识别的对象, 后者则表示不定指且可表复数, 是说话和听话双方都不确定的对象。

- (17) *pe⁴⁴ tse²¹xu³¹ no⁴⁴(*ni²¹) tsu³³ tcia⁵⁵ ni²¹?*
 去 城里 NMLZ 有 Q CLF
 去城里的有多少人? (注: 句末的 *ni²¹* 是量词“个(人)”)

例(17)中结合谓语的信息可以知道主语位置的名物化结构所指的是数量不确定的一些人，因此只能用 VP+*nɔ*⁴⁴，不能用 VP+*ni*²¹。相反，如果对话双方都已经明确知道所讨论的对象，则只能用 VP+*ni*²¹，如例(18)，名物化结构所指的对象只有一个确定的人，所以不能用 *nɔ*⁴⁴。

(18) *tui*³³ *ni*²¹ *tsui*³³ *tsi*⁵⁵*tshy*⁵⁵ *ni*²¹/*nɔ*⁴⁴. 这位是厨师。
这 CLF 是 做饭 NMLZ

(19) *ku*²¹ *xε*⁵⁵*pha*⁴⁴ *nɔ*⁴⁴/*ni*²¹ *pe*⁴⁴ *iur*³⁵ *lo*⁴².
卖 菜 NMLZ 来 DIR PRT

卖菜的人来了/卖菜的那个人来了。

例(19)中名物化标记可以用 *nɔ*⁴⁴ 也可用 *ni*²¹，但二者表达的意思不同。如果用 *nɔ*⁴⁴ 表达的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不确定的一个或“多个卖菜的人”来了，后面还可加数量结构，表示具体的数量，如象 *ku*²¹-*xε*⁵⁵*pha*⁴⁴-*nɔ*⁴⁴-*sa*⁵⁵-*ni*²¹ (卖-菜-NMLZ-三-量词) “三个卖菜的人”；用 *ni*²¹ 则表示对话双方都熟悉的“卖菜的那个人”来了，特指某个人，后面就不能再加数量结构^①。

总的来说，汉藏语系语言中关系化小句的中心语有被重新分析为名物化标记的趋势 (LaPolla 2008b)，如 Rawang (LaPolla 2008b)、羌语 (黄成龙 2008)。美坝白语的 *ni*²¹ 类名物化标记也遵循了这一演变规律，只是具体演变方式稍有不同。*ni*²¹ 和上一节讨论的 *nɔ*⁴⁴ 都可以表示动作的论元，但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各有分工：① *ni*²¹ 的使用范围比较窄，只能表示由人充当的施事论元，可以名物化光杆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以及动宾短语；②有些动词或动词短语可以用 *ni*²¹ 进行名物化，也可以用 *nɔ*⁴⁴，但二者在语义上有差别，前者通常表示定指的单数，后者则表示不定指且可表复数。

五 名物化标记 *tshy*³¹

美坝白语中还有一个已有文献没有提及的名物化标记 *tshy*³¹。*tshy*³¹ 的实词义是“处”，用于动词后表动作的发生或着落点，表方所，是一个不能独立运用的成词语素。

(20) *pe*⁴⁴*ta*⁴² *kv*⁴² *tshy*³¹ *ŋε*²¹ *sua*⁴⁴ *ŋw*⁵⁵ *mu*⁵⁵ *tshε*⁵⁵.
回去 住 处 去 说 1SG:GEN ACC CLF
回到住处后和我说一声。

(21) *ŋa*⁵⁵ *tsi*⁵⁵ *tsɔ*⁴²*sui*³³ *tshy*³¹ *tɕie*⁵⁵*eio*³³ *yui*³¹*ni*⁴⁴.
1SG:EXCL 做 活 处 多少 炎热
我们干活的地方非常热。

如上例(20)-(21)所示，作为成词语素的 *tshy*³¹ 主要和动词或动词短语搭配，“VP+*tshy*³¹”表示的是动作发生的地点，*tshy*³¹ 表达处所义。用作名物化标记的 *tshy*³¹，则不仅能和动词或动词短语搭配，还可以和形容词搭配。名物化标记 *tshy*³¹ 用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后，表动作发生的时间，如例(22)-(23)。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通过在不同名物化结构后加数量结构来进一步论证其指称性质的差别。

(22) $kε^{55}tsl^{55}sua^{44}$ $nɔ^{31} tsł^{55} tshy^{31}$ $tɕi^{35} n̩i^{55} εia^{35} tshy^{31}$ $tɕi^{35}?$
今年 2SG 做 NMLZ 多 还是 闲 NMLZ 多

今年你干活的（时候）多还是闲的（时候）多？

(23) $ŋa^{55}$ $tui^{33}ue^{33}$ $tʂy^{42} mu^{44}$, $iw^{44} xε^{55} zl^{31}$ $tshy^{31}$ $ɛio^{33}.$
1PL:EXCL 这里 种 麦子 吃 米饭 NMLZ 少

我们这里种麦子，吃饭的时候少。

从上面的例句可见， $tshy^{31}$ 用作名物化标记时跟其实词义的分布环境一致，都用在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因此很多“VP+ $tshy^{31}$ ”结构有两解，可以表达动作发生的地点，也可以表达动作发生的时间，具体语义要靠上下文语境来决定。

(24) $i^{35}pe^{42} tshue^{31}$ $ne^{44} tsł^{21} n̩ur^{55}$ $tshε^{33}$ $tshy^{31}$ $ŋε^{21}.$
衣服 些 拿 去 2SG:GEN 睡 NMLZ 去

衣服拿到你的卧室去。（直译：衣服拿到你睡的地方去。）

(25) $a^{33}la^{35} tui^{21} a^{33}$ $ua^{44} le^{55}$ mo^{33} $na^{35}, a^{33}k̩ur^{55}$ $tshε^{33}$ $tshy^{31}$ $tɕi^{35}.$
婴儿 CLF 一 月 也 NEG PRT 现在 睡 NMLZ 多

婴儿还不到一个月（大），现在睡的时候多。

例 (24) 中的“ $tshε^{33}tshy^{31}$ ”只能表达“睡觉的地方”，而例 (25) 中的“ $tshε^{33}tshy^{31}$ ”只能表达“睡觉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VP+ $tshy^{31}$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时，后面加形容词 $tɕi^{35}$ “多”或 $ɛio^{33}$ “少”，如例 (23)(25)，语料中没有该结构充当动词论元的例句^①。 $tshy^{31}$ 用作名物化标记的第二种用法是：用于形容词之后，表形容词所指的性质或状态。

(26) $tur^{33}ue^{33}$ $ka^{35}tɕiu^{42}$ $tshy^{31}$ $le^{33}tur^{44}$ $ŋa^{55}$ $xo^{31}ty^{35}$ $tuo^{33}.$
这里 干净 NMLZ 赶上 1SG:EXCL 家 NEG
这里不如我们家干净。

(27) $nɔ^{31}$ $zur^{33}tui^{44}$ pw^{55} $nɔ^{44} li^{44}la^{44}$ $tshy^{31}$ mo^{33} $na^{35}.$
2SG 知道 3SG:GEN GEN 精明 NMLZ NEG PRT

你还不知道他/她的精明之处。

例 (26) 是一个比较句，比较词 $le^{33}tur^{44}$ “赶上”之前是比较的对象，只能由名词充当，形容词 $ka^{35}tɕiu^{42}$ “干净”加了 $tshy^{31}$ 表示的是“干净的状态”，是一个名词性成分，如果形容词后不加 $tshy^{31}$ ，这个句子就不合法。例 (27) 中 $pw^{55}nɔ^{44}li^{44}la^{44}tshy^{31}$ 意思是“他/她的精明”， $pw^{55}nɔ^{44}$ 是人称代词的属格形式，后面只能加名词，因此 $li^{44}la^{44}tshy^{31}$ 也是一个名词性的成分，其中 $tshy^{31}$ 是名物化标记。美坝白语 $tshy^{31}$ 除了实词义“处”，只有名物化标记的功能，因此不难推测其名物化标记功能从方所名词“处”虚化而来，用于动词后从空间义引申为时间义，表事件发生的时间，用于形容词后表形容词所指的性质或状态。

跨语言来看，处所名词演变为名物化标记 (place>nominalizer) 都很常见。北曼西语 (Northern Mansi) 的 *mā*、东汉特方言 (Eastern Khanty dialects) 的 *tahi*、日语的 *tokoro*、藏语的 *sa*、古汉语的“所”，都是从方所词发展出了名物化标记的功能，其语义演变路径都是：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注意到本文所列“VP+ $tshy^{31}$ ”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时，句式比较一致，提出对该标记使用环境的疑问。从已有材料来看，表示时间的“VP + $tshy^{31}$ ”多用于形容词“多、少”前，不能和其他名词性成分一样独立充当动词的论元，不过目前我们暂无法解释形成这种分布现象的原因。

动作发生的地点>动作发生的时间>动作的名称或其他抽象名词（Kuteva et. al. 2019:334）。白语的 *tshy³¹* 从处所义演变为名物化标记符合跨语言的语义演变规律。

六 白语名物化方式的类型特点

从汉藏语系语言的情况来看，白语的名物化体现出以下3个类型特点：

（一）词汇名物化区分施事论元与非施事论元

美坝白语主要用 *no⁴⁴* 和 *ni²¹* 来名物化动作的论元，即动作的参与者，其中 *ni²¹* 的使用范围更窄，只用于名物化动作的施事论元。名物化标记区分动作的施事论元与非施事论元的现象普遍见于不同的汉藏语系语言：古汉语的“者”和“所”都是名物化标记，但“者”只用于名物化动作的施事，而“所”则多用于名物化受事（Yap & Wang 2011）；诺苏彝语中一共有5个词汇名物化标记：*-su³³*、*-du³³*、*-lu³³*、*-the³³*、*-dw³³*，其中 *-su³³* 只用于名物化动作的施事（Liu & Gu 2011）；扎坝语有3个名物化标记，其中 *ji³³* 主要用来名物化动作的施事，区别于名物化动作受事、工具、处所的 *ze³³* 和名物化形容词等其他成分的 *mbə³³re³³*（黄阳 2020）。可见，在对词汇进行名物化时，对象是否为动作的施事是一个重要的语义区分。白语和很多语言一样，会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区分名物化对象的性质。

（二）名物化标记的多功能模式

美坝白语的名物化标记 *no⁴⁴* 是从其他语法功能演变而来，是一个多功能语法语素。*no⁴⁴* 除了名物化标记，还可以用作方所后置词、属格标记、关系化标记、属性标记等，对不同功能的论述参见吴福祥（2015）。其中与属格标记、关系化标记同形的情况也见于其他汉藏语系语言。马提索夫（Matisoff 1972）介绍了拉祜语中的名物化标记 *ve* 同时也用于领属结构和关系化小句，并首次指出这种同形模式也见于日语、汉语普通话和景颇语等其他语言，日语的领属标记 *no* 可以用作名物化标记，普通话的“的”同时具有名物化标记、领属标记和关系化标记的功能，景颇语的名物化标记 *'ai* 可以用作关系化标记，且与领属标记 *?á?* 关系密切。后来，不少学者的调查和研究中都注意到名物化标记和关系化标记同形的现象（DeLancey 2005；LaPolla 2008b；黄成龙 2008；Yap et. al 2011:27-33 等）。可见，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名物化现象的产生往往跟关系化、领属关系等现象密切相关，在白语中也如此。

（三）名物化标记的词源

美坝白语的名物化标记 *ni²¹* 和 *tshy³¹* 直接从实词虚化而来，其词源分别是“人”和“处所”，*no⁴⁴* 的词源也是方所名词“上”，这普遍见于汉藏语系不同语言。Kuteva et. al. (2019:483) 提到世界语言中名物化标记的主要来源是“处所 (place)”和“物 (thing)”，而很多汉藏语系语言中还有一个常见的名物化词源——“人 (person)”。马嘉思（Gerner 2012）就把“人”作为名物化标记最主要的词汇来源，他列举了4个词源为“人”的名物化标记：汉语的“者”（Yap & Wang 2011）、诺苏彝语的 *-su*、很多藏缅语言的 *-wa*（Morey 2011 等）、马来语的 *punya*（Yap 2011）。词源为“处所”的名物化标记非常常见，马嘉思（Gerner 2012）列举的例子有：古汉语的“所”（Yap & Wang 2011）、Galo 语的 *ko*（Post 2011）、日语的 *tokoro*（Yap et al. 2011）。

从白语及其他同类型语言的名物化系统来看，在这些语言中，名物化现象首先区分参与者名物化与非参与者名物化；其次，在参与者名物化中区分施事论元名物化和非施事论元名

物化，用不同的标记表达以上不同类型的名物化。

七 结 语

美坝白语主要用 $nɔ^{44}$ 、 nj^{21} 、 $tshy^{31}$ 表达词汇名物化，本文分别详细描写了它们的用法，并结合来源对名物化标记的分布规律作了解释。 $nɔ^{44}$ 的名物化标记功能是在其他语法功能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因此和词汇的搭配规律及所表达的语义都与其他语法功能密切相关。 nj^{21} 的名物化功能直接从量词发展而来，同样用于修饰人的量词 tur^{21} 、 pa^{35} 、 xuo^{33} 也有名物化标记的功能，但不如 nj^{21} 常用。 nj^{21} 的功能和 $nɔ^{44}$ 看似有“重叠”之处，实则分工明确， nj^{21} 多用于名物化由人充当的施事论元，且所指为有定的个体，而 $nɔ^{44}$ 可以名物化动作的不同论元，如果名物化由人充当的施事论元，则多表所指和数量都不确定的对象。 $tshy^{31}$ 的词汇义是“处”，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用在形容词后表示形容词所指的性质或状态本身，在语义上和 $nɔ^{44}$ 、 nj^{21} 互补。白语的名物化现象具有 3 个特点：① 词汇名物化区分施事论元与非施事论元（ nj^{21} 和 $nɔ^{44}$ 的差别）；② 名物化标记与关系化标记、领属标记同形（ $nɔ^{44}$ ）；③ 名物化标记的词源主要是“人”和“处所”义名词（ nj^{21} “人”、 $tshy^{31}$ “处”、 $nɔ^{44}$ “上”）。整体来看，美坝白语的材料体现了汉藏语系语言名物化手段的多样性及其内部系统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

参考文献

- 程珊珊. 2023.《洱海地区白语名量词的指称功能》，《民族语文》第 3 期.
- 郭 锐、李知恩. 2021.《量词的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 6 期.
- 胡素华、邹雨橙. 2020.《从彝文文献看名物化标记 su^{33} 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功能扩张》，《民族语文》第 2 期.
- 黄成龙. 2008.《羌语子句的关系化手段》，《民族语文》第 4 期.
- 黄成龙. 2013.《白语名词范畴化——语义与认知探讨》，载王锋、王双成主编《白语研究论文集》第 21-39 页，上海：中西书局.
- 黄 阳. 2020.《扎坝语的名物化和关系化》，《民族语文》第 4 期.
- 李云兵. 2007.《论苗瑶语名词范畴化手段的类型》，《民族语文》第 1 期.
- 鲁 曼、马 瑜、周雪姣等. 2021.《土家语名物化标记 ci 功能扩展研究》，《语言科学》第 4 期.
- 王 锋. 2002.《白语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民族语文》第 4 期.
- 王 锋. 2005.《浅谈白语的名+量结构》，载《大理丛书·白语篇》第 465-471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王 锋. 2016.《白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福祥. 2015.《白语 $nɔ^{33}$ 的多功能模式及其演化路径》，《民族语文》第 1 期.
- 吴秀菊、吴垠莎. 2023.《湘西南语的名物化手段》，《民族语文》第 5 期.
- 赵金灿. 2009.《鹤庆白语量词及其语法特征结构》，《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3 期.
- 赵金灿. 2010.《云南鹤庆白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赵燕珍. 2005.《白语名量词的语义及结构特征》，载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第 209-226 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赵燕珍. 2012.《赵庄白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毛草. 2006.《安多藏语玛曲话动词的名物化》，《民族语文》第 5 期.

- 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第1期.
- Comrie, Bernard & Sandra A.Thompson. 2007. Lexical nominalization. In Shopen.T,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pp. 334-3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99. Relativization in Tibetan. In Yogendra P. Yadaña & Warren W. Glover (eds), *Topic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pp. 231-249.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 DeLancey, Scott. 2002. Relativ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In Patric Chew (ed.),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Tibeto-Burman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55-72.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 Genetti, Carol. 2011. Nominaliza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n area: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63-19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erner, Matthias. 2012. The typology of nominaliz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4): 803-844.
-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and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8a.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 (2):45-65.
- LaPolla, Randy J. 2008b.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797-812.
- LaPolla, Randy J. 2017.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Yoshiko Matsumot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ed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pp. 91-10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iu, Hongyong & Gu Yang. 2011. Nominalization in Nuosu Yi. In Yap et al.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313-3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u, Man, Jeroen van de Weijer & Liu Zhengguang. 2019. Nominalization and relativization in Tujia: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 (1):82-109.
- Matisoff, James. 1972. Lahu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genitivization. In J.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I*, pp. 237-257.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Morey, Stephen. 2011. Nominalization in Numhpuk Singpho.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289-3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oonan, Michael. 2008.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languages. In Maria José López-Couso & Elana Seoane (eds.), *Rethinking Grammatic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 pp. 219-23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ost, Mark W. 2011. Nominal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based constructions in Galo.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255-28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hibatani, Masayoshi. 2018. Nominalization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Prashant Pardeshi & Taro Kageyama (eds.), *Handbook of Japane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pp. 345-410. Berlin: Mouton de Guyter.
- Watters, David. 2008. Nominalization in the Kiranti and Central Himalayish languages of Nepal. *Linguistics of the*

- Tibeto-Burman Area* 31(2): 1-43.
- Xu, Huiling & Stephen Matthews. 2011. On the polyfunctional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morpheme *kai*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09-1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Yap, Foong Ha. 2011. Referential and non-referential uses of nominalization constructions in Malay.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627-65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Yap, Foong Ha,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2011.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Yap, Foong Ha, and Jiao Wang. 2011. From light noun to nominalizer and mor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zhe* and *suo* in Old and Middle Chinese.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ä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61-10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Nominalization in Meiba Bai

LI Xuan

[Abstract] Clausal nominalization is unmarked in Meiba Bai, while lexical nominalization is mainly marked by three nominalizers, namely *nɔ⁴⁴*, *ɳi²¹* and *tshv³¹*. The nominalizing function of *nɔ⁴⁴* is developed from its functions as modifier and relative markers, thus their distributions and meani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 nominalizer *ɳi²¹* is directly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classifier *ɳi²¹*. The classifiers that are used to modify human nouns (i.e., *tur²¹*, *pa³⁵* and *xuo³³*) all have the function of nominalization, but are less frequently used than *ɳi²¹*. *ɳi²¹* seems to overlap with *nɔ⁴⁴* in nominalizing arguments of verbs, but they are distinctive in function. *ɳi²¹* is only used in agent nominalization, while *nɔ⁴⁴* can be used in nominalizing different arguments. Even when they are both used in agent nominalization, their referents are different in definiteness. The lexical meaning of *tshv³¹* is ‘a place’. As a nominalizer, it indicates the time of events when used with verbs or verbal phrases and a quality or a state when used with adjectives, which is semantically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ith *nɔ⁴⁴* and *ɳi²¹*. The data of Meiba Bai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diversit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nominalization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Keywords] Meiba Bai nominalization *nɔ⁴⁴* *ɳi²¹* *tshv³¹*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普忠良】